



冰糖茶里的母爱

| 邱宗植

在我的记忆中,总有一些东西如同璀璨的星辰,永不褪色,母亲的冰糖茶便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。每当回想起那氤氲着香气的茶水,母亲勤劳善良的身影便会清晰地浮现在眼前,那些与母亲共度的温馨时光,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

我的家乡,有着独特的待客之道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冰糖茶是招待贵客的上品。透明的玻璃杯中,放入几块晶莹剔透的冰糖和茶叶,再注入滚烫的开水,冰糖在水中慢慢融化,丝丝甜意伴随着茶香弥漫开来。瞬间,那股甜香,仿佛能驱散生活中的所有疲惫与阴霾。

当然,招待一般客人,只沏茶,不加冰糖。只有招待贵客或稀客,才端出冰糖茶。不过我的母亲有些“与众不同”,哪怕是村里人或者左邻右舍,乃至自家的孩子,经常也沏冰糖茶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母亲的冰糖

茶。每当我在外面玩耍累了,或者生病不舒服,甚至在外面与别的孩子吵了架,母亲总会温柔地把我拉到身边,为我泡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冰糖茶。她轻轻地吹着茶杯里的热气,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茶杯递到我手中,眼神里满是关切与疼爱。我捧着茶杯,感受着那丝丝暖意,轻轻抿上一口,甜蜜的滋味瞬间在口中弥漫,一直甜到了心底。那一刻,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都烟消云散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渐渐长大成人,离开了家乡,去外面的世界闯荡。在异地他乡的日子里,我时常会想起母亲和她的冰糖茶。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我总会想起母亲那温柔的眼神和鼓励的话语,想起那杯充满母爱的冰糖茶。它就像一股无形的力量,支撑着我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。

有一次,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

的压力,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我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,望着窗外的灯火阑珊,心中充满了迷茫和无助。突然,我想起了母亲的冰糖茶,便起身去厨房,泡了一杯。我端起茶杯,轻轻抿上一口,那熟悉的味道,瞬间唤醒了我的记忆。我仿佛看到了母亲那慈祥的面容,听到了她那温柔的声音,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那一刻,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的爱从未离开过我,它一直陪伴着我,无论我身在何处。

后来,我回到了县城工作,也算回到了家乡。母亲已经不再年轻,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,头发也变得花白。可她依然像以前一样,勤劳善良,热情好客。每次我回到家里,母亲都会为我泡上一杯冰糖茶,坐在我身边,听我讲述外面的世界。她的眼神里依然充满了对我关爱和骄傲,仿佛我还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



在母亲身上,我看到了勤劳与善良的力量。她用自己的生活诠释了什么是爱,什么是奉献。她的冰糖茶,不仅是一种饮品,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,是母爱的象征。它承载着我童年的回忆,见证了我成长的历程,也永远温暖着我的心灵。

人勤春来早

| 郭华悦

乡间之春,其实早在过完年后,就已悄然拉开了序幕。

年前的闲,年后的热闹,到了元宵节,就得暂告一段落了。轻寒料峭,风霜依旧,但田埂上处处可见脱下的厚重棉袄。在墙根暖阳下窝冬的农人渐少,他们脱下棉袄,走向田间,开始酝酿着新一轮的春耕。

此时,举目环视,空旷与忙碌交织于村庄中。经历了一冬的萧条,风霜雨雪把大地清洗得格外空阔。但满目空旷中,已有点点新绿破土而出,开始试探春意的浓薄。田间地头,挖沟填坑,松土拉肥,春耕图日渐火热。

冬天的影子还在,春天的脚步还有些模糊。但吹过脸庞的风,不再硬生生地刮脸,雨水中也带着点柔意。似有似无的春意,充斥于天地间。草色遥看近却无,尽管春意尚朦胧,但似乎越来越近了。

这时候,孩子们也欢腾起来,跑出家门,跑进田间,嬉笑追逐,把贮藏了一冬的热情都释放出来。天气依旧寒冷,但已经没几个孩子愿意窝在家中,而是让撒欢的脚丫子,在田间留下了串串脚印。

乡间的春日,就这样早早地开始了。

只是后来,村里的人越来越少,城里的人越来越多。人从乡间走进城里,渐渐远离了有乡土相伴的春天。结果,春天也来得越来越晚。

与村庄相比,城里的春天要晚得多。生活在城市中,与春天的联系,似不如乡间那么紧密。直至雨水过后,天气渐暖,春风拂面,已有浓浓的春意。脱下了厚重的冬衣,行走于轻柔的春风里,才意识到春天真的来临了。于是,开始感慨年复一年,春又一春。

少了土地的相濡以沫,春天也姗姗来迟。春雨润物,绵细无声,站在滴水的屋檐下,遥望故土的方向,似乎能看到一个个身穿蓑衣头戴斗笠的农人,于斜风细雨中,用勤劳和汗水,虔诚而又年复一年地早早就迎来了春天。

字纹

| 李楚萍

母亲总说我的眼睛像父亲,可我知道,自己偷看电视字幕时的眼神更像母亲。儿时的夏夜,冷气机在窗外“隆隆”作响,母亲斜倚在床上,看八点档连续剧,我蜷在她身边装睡,睫毛在光线里颤成两片蝴蝶翅膀。荧光屏里的演员说着腔调十足的闽南语,那些从他们喉间流淌出来的古老音节,在屏幕下方开出一朵朵繁体字的花。我数着“愛”字里的心,“淚”字旁的水,像在研究一尊青花瓷瓶上的缠枝纹路。

父亲的歌声则是另一种纹样。周末午后,他总爱打开客厅中央那台笨重的家用卡拉OK机

一展歌喉。当《车站》的旋律裹着沙沙的电流声漫过纱窗,邻居晾晒的碎花布就会在风里跳起波浪舞。父亲用指节敲打啤酒瓶拍打子,把“月台”唱成“月苔”,仿佛铁轨上真的会长出绒绒青苔。20世纪90年代的夜晚,我枕着余天、高凌风等人的歌声入睡,在梦里看见镀金边的麦克风变成会唱歌的昙花。

餐桌是我们家的活字印刷厂。母亲舀着蚵仔面线说“食饱未”,父亲夹来菜脯蛋时总要念“有食才有福”。油渍斑斑的食谱节目成了我的启蒙教材,《泉州美食》的主持人少霞绾着乌木似的发髻,在灶台前将俗语和酱油一起炆进红烧肉里。“慢火出好味”她说这话时,蒸汽在她睫毛上凝成珍珠。多年后,我在他乡的宿舍里炖排骨,忽然听见自己的喉咙里飘出她的声音,像从旧陶瓮里倒出陈年的酒。

直到念大学,翻开图书馆里的《说文解字》,我一下子变得诧异。那些被学者们规训的繁体字温顺地躺在注释里,全然不似当年从电视机里跳出来的野性模样。当教授在课上讲解“憂”字里的心脏时,我忽然想起某个暴雨夜,八点档女主角跪伏在地,哭喊着“我毋甘”,字幕上的“甘”字像

粒将坠未坠的雨珠。我好像明白了,原来有些字要蘸着泪才写得饱满,就像芋圆要揉进地瓜粉才有韧劲。

有一次和闺蜜在KTV包厢碰面。当她按下《海海人生》的伴奏键时,墙上的霓虹灯管突然幻化成我父亲的老麦克风。我们交替唱着“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”,闽南语在暖气里发酵成甜酒酿。她的侧脸映在玻璃屏风上,与二十年前偷看字幕的小女孩重叠——原来我们都在用声音拓印时光的纹路,像用糯米纸拓下古老门环的雕花。

年前收拾旧物,翻出少霞主持的烹饪光盘。塑料盒里的她仍在教授“煎鱼要等锅辣”,发髻上的水钻比记忆里黯淡许多。我忽然明白,那些从电视里学来的繁体字,从父亲歌声里继承的转音,从母亲唇间落下的俗谚,都是刻在灵魂上的家徽。就像老厝墙面的红砖总渗着盐霜,我们的灵魂深处也沁着语言的咸味,在每一个乡愁发作的深夜,悄悄结晶成发光的群岛。

呷好 不变的烤红薯

| 李艺群

晚上散步,在街角等待绿灯亮起。一阵风吹过,飘来烤红薯的香,味蕾瞬间被激活。循着香,走进一家店,一个大烤箱里正烤着红薯。头一次见到机器烤红薯,我便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。一块块红薯被卡在架子上,为了受热均匀,机器不断地做着360度的转体运动。老板与我打招呼:“来一块吧!”那是肯定的,馋虫被勾出来了,没得到满足,晚上睡不着。老板让机器暂停,夹出一块红薯,装进牛皮纸袋。我捂着热乎乎的烤红薯,心里美滋滋的。瞥见牛皮纸袋上的一行字“带你寻找儿时的回忆!”有关烤红薯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奔涌而来。

小时候,母亲烧火做饭时,经常会往灶膛里扔几块红薯,埋在柴火下面。

临睡前,我们肚子饿了,便直奔灶膛前。柴火已熄灭,只余星星点点的炭火,明明灭灭之间,一股股热气呲开一缕缕灰烬,

母亲用火钳夹出一个个灰不溜秋的红薯,在地上轻轻摔打几下,掸去表皮上的草木灰,剥开焦糊的外皮,

露出金灿灿的薯肉。我们迫不及待地用双手捧起,又一下子把烫手的烤红薯扔在灶台上。

歪着头咬一口,冒着热气的薯肉,焦香流蜜、软糯香甜游离在口腔内。

母亲看着我们烫红的嘴唇,心疼地说:“凉了再吃,不用急,有很多。”寒夜里,热气腾腾的烤红薯,暖心又暖胃。

上学时,几个小伙伴相约着烤红薯。

江边的沙滩上,挖坑的挖坑,捡柴的捡柴,

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。坑挖好后,架上几根粗一点的竹子或木棍,

把红薯摆在棍子上,枯枝干草塞到棍子下面点燃,

棍子在枯枝干草的引燃下,噼里啪啦地烧起来。

约莫半个小时后,烤红薯的香气如游丝般从火堆里飘了出来。

心急的春春同学,忍不住诱惑,从

火堆里扒拉出红薯。刚出火堆的红薯烫手,不断地从左手倒腾到右手,那滑稽的样子,惹得大伙笑得前俯后仰。终于不烫了,我剥开皮,咬一口,夹生,再塞进火堆里烤。

红薯有的大,有的小,烤出来不是夹生就是烧焦了,可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。

到外地求学时,街头有很多烤红薯的流动摊子。

板车或者三轮车拉着大铁桶改造的烤炉,炉膛上端放红薯,下端是燃烧的炭火,靠炭的热力将红薯烘烤熟。

烤出的红薯“滋滋”作响,表皮会有糖油慢慢流出,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

弥漫四周。卖东西的商贩都会卖力吆喝,卖烤红薯的不需要吆喝,香味就是

最好的广告,顾客会自己循香而来。没

有复杂的烹饪过程,也没有昂贵的价

格,一块烤红薯就能让冬日的幸福感瞬

间升级。街头烤红薯的温暖,是很多人的童年、少年记忆。

前几天,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用空

气炸锅烤红薯的视频,便摩拳擦掌地尝

试了一下。空气炸锅烤出来的红薯一

样喷香,只是吃不出母亲疼惜和爱的味

道。

从原始的炊煮方式,烧柴的灶膛、

柴火堆,到烧炭火的大铁桶,再到现在

电烤箱、空气炸锅等现代化炊具,烤红

薯的制作方式历经数次更新换代,这是

时代的变迁,社会的进步。我们一边享

受着新时代的福利,也一边在失去。失

去贫穷但快乐的日子,失去儿时与小伙

伴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,失去纯朴与简



爱啃骨头的父亲

| 苏丽芬

今晚月圆人满,姐姐和晚辈们都从外地赶回来,只为帮父亲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日。我和二姐在厨房忙得不可开交。今天,我要专门为父亲做一道他最喜欢的糖醋排骨。先把排骨放盆里泡出血水,洗净并控干水分,加入去腥的白酒、蒜末、陈醋、生抽、白糖、盐等材料进行腌制,切黄瓜、西红柿备用。排骨腌制好后裹上淀粉,放入油锅慢慢炸至金黄,再把西红柿、黄瓜和排骨一起倒入锅中翻炒几次,最后勾芡,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糖醋排骨就出锅了。不一会,烤鱼上桌,火锅滚开,姐姐催促我们趁热吃。

时间是一场看不见的循环,童年像是一部温暖的老电影,一直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记得那年寒冬的春节,我们围坐在火炉前,破旧的木桌上,有蒜苗炒肉片、花菜炒肉片,还有一盘白斩鸡。为了过这个年,父亲把养了一年的猪和鸡全杀了,鸡是母亲动手杀的,猪是专门叫来屠夫宰的。父亲让屠夫杀完猪后拿去卖了,只留下了一点瘦肉和一根排骨。20世纪八九十年代,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,老百姓们可以自己圈养牲口,田地里也可以种植一些时令蔬菜,日子开始好起来了,过年炒的蒜苗和花菜也是我们自家种的。

母亲把这根排骨拿去炉火上熬汤,熬了整整一下午。她觉得熬的时间长,里边的钙质才能全部熬出来。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,平常哪能吃上排骨,母亲把锅里的排骨全部装到我们姐妹的碗里,少不更事的我们,不一会儿就把它们全部消灭了,桌上只剩下了几块我们啃过的骨头。父亲拿起筷子,把它们一个个又啃了一遍,父亲笑着说:“你们喜欢吃肉,我就爱吃骨头,特别有味道!”小时候不懂事,偶尔过年过节家里才有排骨吃,父亲总是啃我们吃过的骨头,我们还以为父亲真的喜欢啃骨头。如果能回到从前,我必定把自己碗里的排骨让他吃,他这一生是为了我们节衣缩食,太不容易了。

人生道路虽漫长,不知不觉我们已走到了中年,而童年的往事就像一盏明灯,一直照亮着我们人生的旅程。父亲就像一棵大树,庇护着我们成长,他不善言辞却顶天立地,年少不懂父爱之深,他就像一本书,没有华丽的语言,却是情真意切,恩重如山。

如今,我们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而父亲已慢慢老去。父亲,让我们成为您晚年生活的底气,往后的日子,愿时光能缓,父亲能经常吃到我们亲自为他做的糖醋排骨,新的一年,愿我们父亲安康永随!



白鹭,啄开田野春色

| 李福辉

清晨,薄雾,初曦,牛角
一一被白鹭,缓缓啄开
被啄开的还有
漠漠水田,一片片,一大片
以及山丘,刚出笼馒头似的
微风阵阵胜冰茶
舒服了汗流浃背的农人
粉蝶是田野的常客
正翩跹起舞,给花草添了不少喜色
蝉鸣,或许在不远的枝头鼓捣
预演丰收喜庆的序曲
白鹭一双,展翅高飞
舒展蓝天的辽阔与美丽
春潮涌动,万卷彩画
蜂拥而至

春之雨

| 许健辉

一滴,两滴
雨在梦的边境跳舞
细细密密,编织季节的帷幕
它自云的指端滑落
怀揣天空的密语
悄悄栖于柳梢
叫醒沉睡的绿意
这是水珠与泥土的默会
一场悄然的对话
滋润渴慕春天的心田
每一片新叶
都是大地寄给未来的信札
春雨似酒
山川湖泊皆醉
一溪新绿翠开采
我漫步其间
似听花开之音
见生命绽放的绮丽光彩
春雨是时间的吟游者
以透明的指尖
轻拨时光的弦索
奏响一曲蓬勃的歌
为万紫千红的盛景
铺就最温柔的序歌
在这片被春雨亲吻的大地
每个角落都盛满希望
每颗心都被温暖相拥
迎接属于我们的春天

